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

张炜
少年读本

张 炜 / 著 洪 浩 / 选评

名 医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茅 盾 文 学 奖 获 奖 作 家

张
炜
少年
读本

名 医

张 炜 / 著 洪 浩 / 选评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医/张炜著. -- 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6

(张炜少年读本)

ISBN 978-7-5328-9431-4

I. ①名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0091号

名 医

张炜少年读本

张炜/著 洪浩/选评 邹晓萍/插图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 250001)

电 话: (0531) 82092664 传真: (0531) 82092625

网 址: www.sjs.com.cn

发行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880mm×1330mm 32开本

印 张: 8印张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8-9431-4

定 价: 20.0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印厂电话: 0539-2925659

目 录

鸽子的结局 ----- 1

在族长与海神之间 | 3

去老万玉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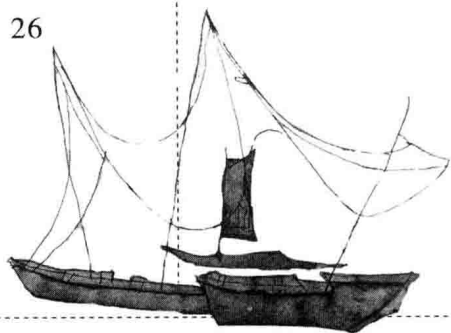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访丛林深处 | 26

老万玉说 | 31

鸽子的结局 | 33

鸽子 | 45

植物的印象 | 47



五光十色的童年 ----- 57

何时消逝的怪影 | 59

穿越 | 66

爱小虫 | 74

独眼歌手 | 81

游泳日 | 87

说给星星 | 91

宝书 | 95

名医 | 101

五光十色的童年 | 106



他的琴 ----- **111**

他的琴 | 113

第一本书的故事 | 124

金黄色的菊花 | 131

美妙雨夜 | 144

光 | 163



父亲的海 ----- **165**

父亲的海 | 167

山药架 | 185

割烟 | 196

熊 | 207

俄罗斯作家 ----- **209**

难忘的苏俄文学 | 211

域外作家小记：俄苏作家十二题 | 217

圣彼得堡街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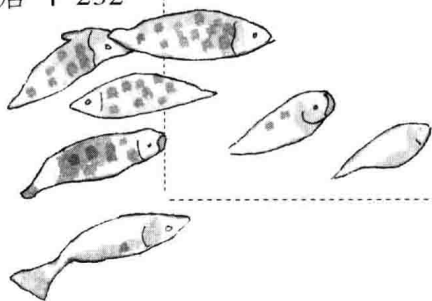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 | 232

雅斯纳亚·波良纳 | 2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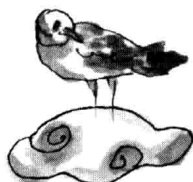
人与事 | 237

俄罗斯作家 | 2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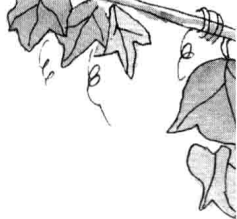
安然与激越 | 245







对于人类来说，大千世界充满了神秘与神奇。科学发展到今天，我们的认知仍然极其有限，所以世上有许多未解之谜存在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凡事皆有因果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离奇事情，乍看感觉怪异难解，深思起来又觉得有其合理性。很多时候，动物比人先知先觉；还有的时候，动物比人更不好欺负。



在族长与海神之间

一

广阔平原的边缘是丛林，密密的丛林。走出丛林看到一片开阔的天空，又望到与天地相连的那片汪洋……

这就是海。

傍晚，没有一条船。海鸥和其他水鸟飞来飞去，并不叫；在很远很远的深海，可以看到一座隆起，它的上部又被水雾遮去。天黑前太阳把它仅有的一道光束投射出来——这光束奇怪地横成一条，像长剑一样刺向那座隆起，立刻把它照成了金色；也只是几分钟的时间，这道光束就消逝了。一切都溶解在茫水之中，天地间宛若留下了轻轻的叹息。

那是一个岛。

很早很早以前，曾有一人登上去，留下了长长的故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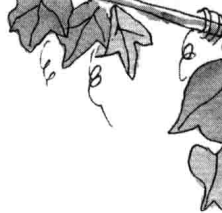
它离岸太远太远了，远得渔民们不停地划上好几天船也到不了——围着那岛的有一道激流，船刚一挨近就被卷翻了，

所以自古以来也没有几个人真的上去过。有的渔民在海上遇了难，船掀翻了，人被浪打昏了，醒过来一看躺在岛上。那是海神把他们救了。他们自己平时要上岛也就难了……

那个岛上没有人烟。因为岛上全是各种各样的动物，那儿完全是它们的世界。它们一开始见了人觉得真有趣，因为它们都喜欢新来的生灵——在它们眼里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平等的，所以它们也并不觉得人有什么特别。小沙锥长得很小，可是狮子却很大；人的个子高，长颈鹿比人还要高得多。在它们眼里，外形并不十分重要，关键要是能活动的生命。它们注重的是对方的眼睛，总是盯着亮晶晶的眸子看个不休。它们能从眼睛里看出一切。有的人被海浪掀到了岛上，刚刚能站起来就要干坏事，它们亲眼看见人把一只野鸽子给杀害了，然后放在火上烧烤。从此它们判断：人这种生灵是最可怕的。

从此人只要来到岛上，不管是什么原因来到的，它们都要赶紧躲开，所以人在这儿得不到任何帮助，很快也就死去了。没人能在这座岛上扎下根来。这座岛长满了各种树木和鲜花，泉水清亮甘甜，是真正的仙境。传说中这岛上的所有动物都长生不老，因为这儿的泉是长生泉——只有长居在岛上的生灵才能找到这泉。喝了这泉的生灵就不能干任何坏事了，因为这泉是为世上最好的生灵准备的，谁喝了它又去干坏事，泉水就得从他身上离开。结果呢，这个人身上一霎时没有了全部水气，





马上喝水又来不及，也就非死不可了。

这岛上第一次有了人的日子，简直是个天大的节令，百兽都高兴得直撒欢，又唱又跳，把个岛弄得树木绿绿的，花儿也更艳了。

它们第一次见到的人是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儿，那个漂亮啊，头发黑得流油，眼睛亮得像泉，圆脑壳儿红脸蛋儿。它们围住他看个不够，都能从这眼睛里看出他的善良和智慧。它们说，原来这就是人哪，以前只听说了，从来没见过。人真好啊。它们问他从哪里来，为什么流落到大海中央的这个岛上。小男孩张开了嘴巴，露出了又白又小的牙齿。它们赶紧给他长生泉喝。他喝了，感激地看着四周的生灵。野鸡用火红的冠子一下一下抚弄他的头发，鸽子轻轻地吻他；小熊发现了他后背上有一处擦伤，就给他涂了绿色的草汁。他的泪水流个不停。生灵们说：看哪，人和我们不同，人会哭呢，大概你受了太多的委屈吧。你讲讲吧，讲讲吧，人哪，你讲讲吧……

二

平原上有个最大的村子，老鹰在天上飞，飞到了云彩那么高，往下一看，地上那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就是这村子了。那些曲折的街巷呀，又粗又高的老树啊，都证明了这个村子不仅是





在了多少年，一千八百年？呸，差多了。老族长鼻子一哼，谁都得老老实实听着，不老实，这辈子还有下辈子，一切都完了。

这个村子从来都是老族长说了算。老族长有辈分还有模样：中等个子大圆脸，身子比石碾还粗，肚子像一口大锅反着扣了。他手里端了金子做的水烟袋，身上穿了绸缎衣裳；身边什么时候也不缺使唤人儿，一声吆喝，点心盒子上来了，茶水上来了；再不就是为他捶背挠痒的、理眼眉的——老族长有个嗜好，就是没事了要理眼眉。结果他的眼眉越长越粗长，眼也黑洞洞吓人了。这双眼睛盯谁一下，谁就得浑身筛糠。

老族长一共娶了六房老婆，熬死了三个，剩下的三个也半死不活了。因为老族长命性大，一般的人怎么能和他沾边儿？没他的命性大，一靠近，身上的火气就被他吸了去。有个通事理的先生远远看过他，评议说，那些为老族长捶背挠痒的、搀着他走路的，都得被他吸走了火气。话是这样讲，理也是明摆着，可他身边的人还得小心地陪着，好话说着。不这样不行啊，因为谁都明白，人这一辈子少活几天不要紧，活不利落就可怕了。族长折腾起人来花样多着呢，而且根本不用自己动手，鼻子只要哼一声，早就有人替他做得利利索索。族长的威气盛，村子里无论有什么事摆不平了，难住人了，只要经了族长，一切也就不在话下。有一年上本族里从外边娶来个俊俏新派媳妇，结果惹下些麻烦。因为新媳妇见多识广，根本不把公婆的权威放在眼里；他的男人用族长吓唬她，她就一时发狂说

了句粗话。这话很快传到了族长耳朵里，族长鼻子哼了一声。四周的人立刻慌了，他们小心翼翼问族长怎么办？族长说：俺不知道怎么办！四周的人更慌了，于是连夜商量。按照老理，她既算个“欺爹欺娘的后人”，就按族规办吧：先剥个浑身精光，然后用细韧的藤条抽个仔细；改过了的，留下；不服的，用麻袋装了抛进海里。新派媳妇当然不服，她被脱光了还发蛮力，只得被人按个铁定，暴打之后直接扔进了海里。

因为那个新派媳妇着实太俊俏了一些，所以她的死在村子里的确也引起了不少波动。年纪大的啧啧不停，说这一下断了俊苗了！年纪轻的就说：别人不稀罕俺还稀罕哩，怎么能这么心狠呢！后来他们听说老族长因为她的事气恼过，这才赶紧收声敛口。有的还改口说：别以为自己长得俊就无法无天了，自古以来俊人多了，都像她这样人还有法活啊？这是欺祖啊！

村子里有两个出了名的老实人，他们快五十岁才生了一个男娃。这男娃一两岁的时候简直像个女孩儿，眼睫毛扑扑闪闪，谁见了都喜欢得挪不动腿。老两口疼爱得没有办法，一天到晚守着他，耽误了不少活计。他们给孩子取名“金娃”，又说，比起俺这娃儿，金子又算什么！金娃长到五六岁上，嘴角和眉头都增添了一丝威气，这又使他既有女娃之美，又有男儿之刚，简直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美少年。村里人都说：这是全村一宝啊。金娃长到了十二岁时，已经美名远扬，许多外村人不惜跑远路来看他一眼，看过了都说：真是不看不知道啊。



金娃不光是长得俊美，而且聪明过人，在学堂里样样领先；他胆大心善，有一回与几个同伴去林子里采果子，忽然一条大蟒蹿出，一口咬住了一个同伴。那些比金娃大许多的孩子都吓哭了，撒开腿就跑；金娃却一个人跟那条毒蟒搏斗起来，一直斗到太阳落山。最后他带着一身血水、背着获救的同伴一瘸一拐回来。

老族长听说村里出了这么个孩子，咕哝说：那我得去看看了。四周的人赶忙告诉了老两口儿，两个老实人欢喜得哭了。他们说：天哪，这怎么该着呢，让他老人家跑腿；俺让这娃儿自己送给老人家看看吧！来传话的人说：那不中，老族长说来看，你就得等了；你全家都等在家里吧！就这样，这一家人没敢挪窝等了五天，老族长还是没有来。他们也不敢催问。第六天半上午时分，太阳把窗户纸映得发白，一伙儿人簇拥着老族长来了。其实老族长也不过才六十岁，辈分高才是主要的；全村的人都习惯了把他看成是个老人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老人，衣饰种种，还有言谈举止，都一概往老人那方面贴靠。人们在记忆中，十年前他就是一个老人了，那时他才不过五十岁。老族长的年纪比这老两口儿还要少上好几岁，可是无论谁好像都忘了这一点，就连老两口儿自己也自觉比老族长要小许多。他们一口一个“您老人家”，还上前搀扶他。老族长拄着拐杖，手捋胡须，嘴里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。他与别人不同的是，下边的裤脚扎了宽幅腿带子，胸前的第二个扣子上还系了

锃亮的怀表链子。

“那孩儿呢？”

老两口儿慌不迭地叫着金娃。金娃从人空里挣扎出来。他怯生生地看了老族长一眼，马上低了头，小声说一句：“老老爷爷……”“哈哈哈哈哈！”老族长大笑，说：真是个好娃儿——好娃儿啊。说着又上前一步，伸手摸孩子的头发、后脑，又捏捏孩子的肩头、胳膊、周身上下；最后，他还费力地把金娃的嘴巴弄开，弯腰看了看他的牙齿。老族长做过这一切之后说一句：“真是不孬。”金娃妈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。老族长闭了闭眼，头使劲往后仰去，仰去，这样许久才睁开眼睛。他说：记住啊，这孩子不孬！

老族长走了。一家人乐坏了。

第三天上，老族长身边的人传过一个话来，说族长真是相中了这娃儿，留下不放心，要放自己身边养活着。老两口儿听了，又喜又忧。这娃儿一时离了都心疼得不行，若是几天离开了，好多天离开了，那还了得？想是这样想，他们心里都清清楚楚：孩子是走定了；他们压根儿就没想过敢拧着老族长的心思来。村里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咂嘴，说：人家怎么生了这么个大福分的娃儿呀，这下好了，这辈子点心吃不完，好衣服也穿不完了。谁知金娃听了爹妈的话，立刻摇头说：“俺不去不去，俺还要上学堂哩！”老两口儿一阵无语。他们相互看了看，拍打着膝盖：“俺娃儿来，你傻不傻呀，老老爷爷要了你，上不上





学那有个啥哩！你这辈子也就成了，只要伺候好老老爷爷，你什么还没有哩！”金娃还是说：“俺不，俺要上学堂哩！”

老两口儿拍打着膝盖，一遍一遍嚷：“金娃呀金娃，你老老爷爷只要张了口的，哪有更改之理呢！你就打谱这辈子好好伺候你老老爷爷吧，啊？啊！”

三

族长让人给金娃家送来一大筐面，一个猪头，二尺土布，然后给金娃穿上崭新的衣服，牵着手领走了。孩子离家那一刻，老两口儿哇一声哭出来。领人的不高兴了，松了孩子的手说：那俺不领他了。老两口赶紧说：大兄弟千万别见怪，俺这是欢喜哩！

从此以后金娃就是族长的人了。没有人说族长对金娃不好，都说老族长这辈子没有可心的后人，这下有了，恁啊。其实老族长有个儿子，如今大了，跟上人去东北做买卖了——他也是被老族长打跑的。一年上老族长半坐在炕上吸烟，听见隔壁有人哭，一伸头看见了什么，提起棍子就把儿子一顿暴打。就这么，儿子在村里待不住了，一口气跑到了东北。老族长端量着金娃，对四周的人说：也就是辈分不对吧，要不我就收下他做了儿子，咦。

金娃一声不吭地跟在老族长身后，走哪儿跟哪儿，一离

开半步老族长就嚷：我娃！这时金娃就得跑上去，让他把手牵了。老族长坐在大树下，金娃就得给他理眼眉，理上半个时辰再捏弄脚趾头。老族长闭着眼，呼呼睡过去了。他一醒来就把金娃揽到怀里，让他坐到两腿之间，伸手抚摸他的身子，说我娃全身的皮儿就像绸缎。

夜间老族长要搂着金娃睡，金娃要翻个身都难了，因为他被搂得太紧。冬天金娃身上火热烫人，老族长就让他贴得更紧。天刚刚黑下来老族长就要上炕，搂着金娃一觉睡下来才不过是半夜。下半夜老族长满是精神，坐起来抽烟，吸得烟杆滋滋响。这余下的长长一截时光啊，主要是逗弄金娃玩了。金娃下半夜是最困的时辰，头老要垂下来。老族长就一遍又一遍扳他的下颌，一下一下挠他。金娃这才不困了。老族长把金娃放平了，蹲在炕上看他赤裸的身子，正过来看反过来看，百看不厌。看一会儿，又抱起来搓弄，亲个不够。金娃被他的烟臭味儿熏哭了，哀求老族长说：老老爷爷你饶了我吧！老族长就发狠地按住他说：不饶！不饶！嗯，不饶……天底下也没人信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有这么大的火气，半夜半夜地与孩子耍弄，精神头儿越来越大，两只眼火红锃亮，胡子都翘起来了。他让孩子爬上脊背踩，又让孩子枕着他的肚子睡觉；一鼓一鼓的肚皮耸得孩子睡不着，他就笑。

金娃千央万求才被应允回家一次。爹妈见了就是一顿亲，孩子哭着赶紧往后躲闪。爹妈问好娃儿这是咋了？金娃不

